

少年游

王充闾 著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充闾先生的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很幸运拥有一个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童年。一方面，整个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贴近泥土，尽情游玩，充分培植着童趣、童心；另一方面，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使我在童稚时期有机会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国学教育，成为一个地道的读书种子。

少年游

王充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游 / 王充闾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43-6692-1

I. ①少…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6403号

少年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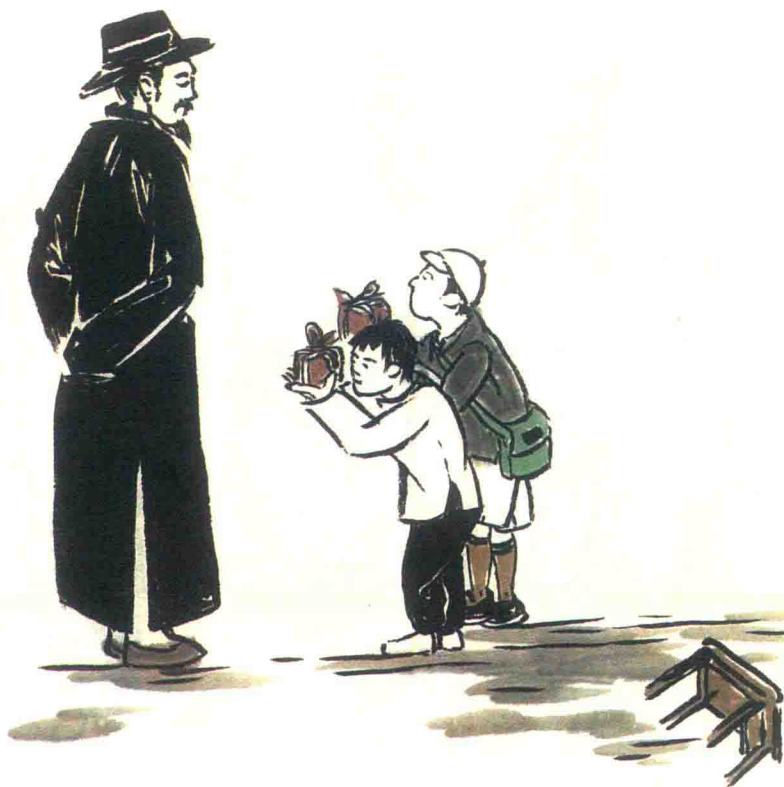
作 者: 王充闾
责任编辑: 曾雪梅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8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3-6692-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游玩之外，最熟悉而且又有吸引力的，要算货郎担了。



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戴着一顶黑礼帽。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童年游伴中，与我关系至深、联系最密切的，要数嘎子哥了。



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来顶我……



目 录

小蔓头儿 / 001

母 亲 / 006

沙 山 / 013

泥土世界 / 021

货郎担 / 027

姥家门口唱大戏 / 033

父 亲 / 039

老哥儿俩 / 044

刘老先生 / 050

魔怔叔 / 056

博物学家 / 062

嘎子哥 / 070

草根诗人 / 076

马缨花 / 083

嫂 嫂 / 091

最后一块碗花糕 / 099

西厢里的房客 / 105

猎 鹰 / 109

花 云 /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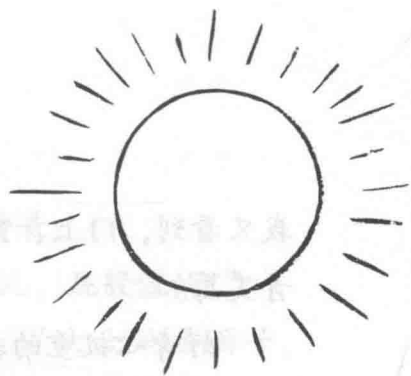
小好姐 / 121

淘 书 / 126

绿窗人去远 / 130

望 / 137

年少春衫薄 / 144



小蔓头儿

那一年，我大约是三周岁。

初夏的一天早饭后，族叔的女儿英子，她的哥哥花毛头，还有西院魔怔叔的独生子——嘎子哥，我们大体上同龄的四个孩子一起，蹲在光溜溜儿的打谷场上，玩着弹流蛋儿（小玻璃球）的游戏。花毛哥笨手笨脚，几乎是把把皆输，被逼着伸出手来，由我来打手板。

突然，妈妈站在大门口喊我：“蔓头儿，过来！”正玩在兴头上，我很不情愿地离开。回到屋里，妈妈立刻在我的纽扣上挂了个小红葫芦。妈妈说，别人的葫芦是红纸做的，我这个是特意用红布剪裁、缝制的。说着，还往我的脖颈、手腕、脚脖上系了五彩丝线；又用一个柔软的草茎扎成的小笏帚，在我的眉毛、眼睛、鼻子上扫了一遍；再把一个带有四个风轮的桃形小船，挂在我的脖子上，嘴里念叨着：“四个风轮一个桃，阎王小鬼抓不着。”一抬头



我又看到，门上、窗上不仅挂了葫芦，还插上了一绺绺的青艾蒿。

好奇心极重的我，问了一句：“这是做啥？”

妈妈说：“今天过五月节了。”

“过五月节，为什么系彩线、插艾蒿？”

妈妈说：“你专会刨根问底，我也说不清楚，去问你爸！”

爸爸说：“端午节，五月初五，是五毒日，所以要解毒。”

接下来，他讲了一大篇道理，但是，当时我根本不懂。后来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五吉祥，两个五摆起来，就成毒了——二五相属，为火旺之相。凡事不可过盛，过盛则必为毒。所以，要采取救治、防范的办法。小葫芦是药葫芦；艾蒿性苦，是解毒的；系彩线，起着拦截病疫、绑缚瘟神的作用。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外面的游戏，我便得意扬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听到后面连声喊着“小舅”，一回头，看到小外甥女何小，早就已经打扮好了，红葫芦拴在冲天发辫上；她要跟着我去打谷场。

英子看到何小的红葫芦，便缠着哥哥花毛头，说她也要戴。花毛头一向蛮横霸道，这时便喝令何小：“摘下来，给她！”何小哪里肯给，又兼初来乍到，吓得躲藏在我的身后。花毛头还是不依不饶，又索要我的葫芦，我当

然不会给他。于是，他就有节奏地喊叫着：

“小蔓头儿，是瘦猴；蔓头儿蔓头儿，屁股流油。”

我觉得在外甥女面前被人戏弄，是大大地丢面子，便赌气地回报一句：

“萝卜缨，满地扔；没人要，进粪坑。”花毛头人高马大，我有点惧怕，便拣软柿子捏——回骂他的小妹；而英子脸皮特薄，立刻就呜呜地抽泣起来。结果，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屋里，我就缠着妈妈，要她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起蔓头儿这个乳名。

妈妈说：“是奶奶给起的。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二，奶奶从早晨就说过年吃倭瓜（南瓜），全家乐哈哈。就从西厢房里搬出一个像蟠桃一样大的扁倭瓜，说这是秋天结在蔓头儿上的——上面已经结了三四个，这个最后收秋儿。

“那天，可能是吃力了，我刚刚把倭瓜切好，下到锅里，就觉得一阵肚子疼，结果你就出生了。奶奶从接生婆手里，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还是个带把的，就叫他小蔓头儿吧！”

父亲听到这里，接上一句：

“这是放屁崩坏了裤裆——碰巧啦。真正原因倒是，在你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你正好收秋儿，所以起名蔓头儿。”

古语里说：“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一奶同胞，确实是再亲近不过了。但是，相对地看，姐姐在我印象中却是比较淡漠的。她大我二十二岁，聪慧异常，从小就跟父亲看书识字，几年过后，居然能够阅读各种唱本以及《今古奇观》等多种小说；听说她特别喜欢《红楼梦》，常常读着读着就泪眼模糊，甚至泣不成声，三两顿不想吃饭。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出嫁了。姐夫是邮电学校毕业的，在县城电话局当差，不久，就调转到海滨城市营口，姐姐便也随迁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父母亲生日，她才能回家见上一面。每次来，都要带来大包小裹，里面装满各种吃的、穿的；临走时，总是俯下身去，对我亲了又亲。不料，她在生了女儿之后，却患了一场重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听父亲说，姐姐患的是肠伤寒，后来出现并发症，染上了轻微的肺结核。这原本是不碍事的，但这时，她怀了身孕。医生劝她堕胎，否则产后会病情加重，转为急性症候，即所谓产后癆。但她坚决不听，决意要把孩子留下来。结果，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病情就一天天地转重。这样，孩子未满两岁，她就去世了。夫妻感情极深，姐夫当时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这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远道赶到我们家里，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

“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男吧！”

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有的说他是出了家，有的说他是投了军，始终音信杳然。

我出生时节，长兄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县城的建筑工程队里做瓦工；嫂子是西街孟家的闺女，十分贤惠。

次兄大我十六岁，身体柔弱，常年卧病，平素寡言少语，目光散淡，咳嗽起来就没完；但写得一手上好的毛笔字，父亲说是标准的赵体。我们家屋里的墙上、梁柱、门板上，到处都是他的字迹。

我是老末儿，出生时，父母分别是四十四周岁和四十二周岁，难怪人说是蔓头儿。

但，最后我还是咕哝一句：“他们总说蔓头儿蔓头儿，屁股流油。”

小外甥女毕竟是孩子，刚才还面带戚容，我这么一说，她也跟着笑了，然后向我做个鬼脸儿，我回报她：眨了眨眼睛，刮一下鼻子。

妈妈说实在不愿意叫蔓头儿，那就叫老疙瘩吧，反正一个意思，都是最后收秋儿。

母 亲

旧时代，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却完全不是这样。父亲，扛大活出身，穷棒子一个；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于一个满族世家。金家——爱新觉罗氏，过去称作皇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子里，我曾经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和顶戴雕翎，还有几份八股文试帖，最显眼的是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是很有些来头的。

不过，到了外祖父这一辈，金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再没有出类拔萃的了。当然，正像《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祖父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却也绝非一般白丁，在五里八村中仍属于有地位、有清望的乡绅。青年时期，他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做过生意，结下了交情。我父亲少年时又

在这个屯子读过私塾，也是在老人家眼皮底下长大的；才气和人品，赢得了他的属意。后来，父亲家尽管贫寒、落魄了，但外祖父不忘旧情，在女儿十八岁那年，仍然主动送过来成亲。

姥爷、姥姥有四个女儿，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是长女，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里，衣食充足，见多识广，有着良好的教养。过门以后，突然经历辛劳、困顿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还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辅助我的父亲支撑起家计。她真的像古代圣贤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①称得上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东方女性。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

由于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丰裕，却不许女儿们读书识字。四姊妹从小就熟练地掌握了针黹女红技术和盛行于满族家庭的剪纸艺术。姊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庞大院落里那片狭窄的天地。至于母亲后来认得许多字，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段子弟书，则都是我父亲的熏陶浸

^① 出自《中庸》，意思是君子按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处身富贵，就按富贵人的身份行事；居于贫贱，就按贫贱人的身份行事。——作者注

染之下，逐步习练而成的。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宁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还常说：“人贫不能志短；贫是外在的，志气却在内心。”出嫁时，外祖父从箱子里找出十几匹细布，是姥姥在世时积攒下的，说要拿出一半作为女儿嫁妆。可是，我母亲执意拒绝，说妹妹们也都大了，留给她们成亲时用。姥爷家里养了许多只母鸡、大鹅，还有几头肥猪，一年到头，鸡蛋、鹅蛋、猪肉、荤油不断，家里人吃用，富富有余。但我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吃完就走，从来不带走一斤半两东西。总是说，留给父亲、弟弟，接济几个妹妹。私下里，她对我姥爷说：

“亲爹没有啥说的，在外来的弟弟、弟媳面前，要有个身价，不能像捡破烂的，见啥收拾啥，让人看着不值钱，瞧不起。”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作：“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她解释，庄稼地里的蝗虫，呼啦啦一大帮，转眼就吃净拿光；粪坑里的蛆虫，咕咕嚷嚷，没事挑事。有些大姑姐，专门在双亲和弟媳中间拨弄是非，极端讨厌。

母亲赋性严谨，心细如发，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我四岁那年，有一次，她发现放在炕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洪武通宝”，